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鈠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六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二　術數

范氏筳篿卜法序　　　吳　萊

筳篿卜法者本楚越閭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筳篿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扐然後

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福禍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者乎蓋昔越相范蠡曾與大夫種事濮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爲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鈐決之與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强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句踐豢吳

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時日加戌時加卯功曹爲
螣蛇青龍在勝光是謂時尅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
有傷巳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勾踐歸國越旣沼吳
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後
入天一前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
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
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勾踐之遜臨明堂
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合則

指為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讖緯九宫八卦占候之書為内學而曄自以其說勦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廹關格制客主别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莚篿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贏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

古之善用兵者爲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爲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發至以天地之覊變鬼神之幽賾而吉凶悔吝之来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僞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綦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況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天同運發號施令宵乎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筳篿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勾踐之隂謀

譎術苟他無所徵纎毫瑣末類出於隂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覇必也五穀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事以是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令一恒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閭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蓍為朽幹猶不必泥况筳篿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軌草卦影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甞命蜀人費孝先作軌草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

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上怒降垌爲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自至和嘉祐已来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應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術士李某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驗令丞相

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邉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練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謝石折字　　洪邁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折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折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

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名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補承信郎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妻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夫持問石曰此閨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書尊閫盛年三十

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挠耳葢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閫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一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閫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曰然但此皆非所問者賤室以懐妊過月憂而問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

豈下一畫爲十三也有一事涉奇怪欲不言則公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請其說曰也字著虫爲虵字今尊閫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蠱則不能爲害石亦有藥可爲公驗之朝士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盡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靈棋經　馬端臨

通考載靈棋經二卷晁氏曰漢東方朔撰又曰張良劉

安未知孰是晉顔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叙歸来子以爲黄石公書豈謂以授良者耶按南史載客從南来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鎰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

晉襄城道人常法和所傳靈棋經或謂其先張子房受於黄石公而東方朔得之以爲占兆者也自淮南八公以後秘而不得傳至晉太康中始有衣黄皮老翁以竹筒盛此經授之法和其法以十二棋刻一面上中下各

刻四棊一擲計其所得一二三四之數一爲陽二爲陰三爲重陽四爲重陰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三位猶易三爻而成卦也或有上中而無下或有中下而無上或有上下而無中或止一位或漫而無字凡一百二十五卦雖以陰陽位次推斷吉凶而卦立别名自爲一術蓋擬太玄而識尤淺陋者也然在南史已載經中容從南來遺我良才寶貨珠璣金盌玉盃之繇則此經自晉傳來信矣宋藝文志五行類有靈棊經一卷其即唐志東方

朔之占書乎故晁氏曰東方朔撰晉顔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叙今觀其䌛皆鄙俚類非晉宋以前有道者文字其必漢魏之季五行家所作而依託東方氏以爲重歟顔何之註亦無取焉若李遠之叙意亦偶因一時靈驗而發耳觀元儒胡一桂著翼傳外篇歷叙諸家卜筮之書自太玄以下洞林皇極元包潛虛之類無不論述而獨不及此經得非以其無關於大道而不足録耶

靈棋經解序

劉　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棊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棊以象之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烏能為靈棊之辭也哉靈棊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以一為少陽二為少陰三為老陽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爲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悦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

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中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龜筴傳　史記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

為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使者問豫且即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

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来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今龜使来

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寳也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寳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寳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使工

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

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即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

龜卜之法　　儲泳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叙稽疑之疇太史著龜筴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有精

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横正安節觀其身以肸開俛太觀其首足而雨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静首足肸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詰其興然其説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為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巳庚辛居戊巳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

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爲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已鄉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尤爲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

太史公以四時定吉㓙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龜經　柴望後同

甲乙金兆正形云甲乙象一頭髙身旺足管是為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其爻占斷以吉㓙

丙丁火兆正形云丙丁象丁頭足齊平是為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以爻占斷以吉㓙

腰金甲乙水兆正形云頭平身直旺足管如蛾眉覆月之

狀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以斷之

腰金丙丁（木兆）正形云亦如腰金甲乙同

上鄉木兆（一名坐脉）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堅牢而麗是爲正當依鄉或頭野或頭回或頭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禱祝否則爲拗鄉其拗處動也

下鄉倒龍（木兆名懸針）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龍者如倒掛龍也其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

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盖二兆者俱屬木其形無二也否則㧞鄉其㧞處便是動看其動而斷之

兠才三邉俱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鄉𤼵火故要頭起身重足𤼵如仰月形又如船載物形故名兠才也詳其文占斷以吉凶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爲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爲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申酉之

位故爲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為水

兆

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

輕清宜占脫事求晴不宜求雨

平者頭足無高下也

直者不曲也不斜也

平直事須逢吉平安無咎

伏者頭足垂下也

伏凡事見遲難脫亦難成病難痊

高者頭易起也

高頭小見成宜進身無咎足高宜財價高

低者頭之垂也

低頭無氣身主遲滯足無氣價廉

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　野難成好脫宜出占吉不吉凶不凶

就者向内不背也　就易成難脫宜入

回者頭髙而再轉也　回易成難脫宜進

臨者頭低也　低同占

戴白頭之白也　戴白主體廢主孝服

垂者伏也低也　低同占

纖活反足也而回也顧　纖活凡事皆吉

有情回顧和順也　有情凡事吉

昂者起仰也高也

漊如水滴下也渾蒙也　漊雖遲滯宜占財田占病主重

休囚者蒙昧也　休囚凡事不利

生我者吉克我者凶　暗作事暗損

旺相者洪潤明靜也　洪謀事有氣明作事皆利

拗者不依鄉也　拗凡事皆不利

乖違者拗鄉也　乖違主事皆不利也

靜者六爻不動也　靜不宜求動宜求靜只守舊

摺者四疊也　摺凡事轉摺進退迂迴

折者斷也　折凡事不利旺中有損

顛狂者起伏大也

枯朽者休囚也　枯朽凡事暴凶

衰者無力細微也

震者大動也　震有吉有凶不能靜

驛者徵動也　驛與徤同不宜守舊

谿者喜也召也　谿宜脫事不宜成事防走不宜止

發者大起也　豁同占

落者足垂垂也　垂同占

滯者足下重也　滯凡事遲滯不宜脫事

蓄者如疊蓄也綿續也　蓄下凶上吉

蛀者如虫生又昂者欲上也　蛀凡事不利

促者摺折也　促與折同凡事不長

縱橫者枝利也　縱橫駁雜不順阻滯

窈窕者進退之形也　窈窕進退凡事未有一定

枝者生枝也　枝有凶有吉

浮者徵起也　發同占

脫者發不管也　與落稍同

鈴者平伏清歛而管也　鈴難脫宜成也

管者鈴也　鈴同占

漏者落也枝下垂也　落同占

剛者堅也齊者平也　剛齊無咎有吉

夾絲者中破也　夾絲凡事不利

拖者枝生外也

墜者枝生內也　拖墜能凶能吉

推六神行法配入五鄉飛換例

凡此法陽月從甲乙數至壬癸陰月從下壬癸至甲乙爲例

陽月　寅辰午申戌子　陰月　卯巳未酉亥丑

陽月　六神橫看　陰月　六神橫看

甲乙木　丙丁火　戊己土　庚辛金　壬癸水

甲乙青龍用事　雀勾蛇虎武

丙丁朱雀用事　勾蛇虎武龍

戊日勾陳用事　蛇虎武龍雀

己日螣蛇用事　虎武龍雀勾

庚辛日白虎用事　武龍雀勾蛇

壬癸日玄武用事　龍雀勾蛇虎

甲乙木　丙丁火　戊己土　庚辛金　壬癸水

甲乙青龍用事　武虎蛇勾雀

丙丁日朱雀用事　龍武虎蛇勾
戊日勾陳用事　雀龍玄虎蛇
己日螣蛇用事　勾雀龍玄虎
庚辛日白虎用事　蛇勾雀龍玄
壬癸日玄武用事　虎蛇勾雀龍

陶沙見金

占者以方来之事叩之於神卜之卦爻灾祥有准者在乎誠敬而已誠者無一念不實敬者無一念不誠誠本

於心心契於神神機於卦卦成則有像有像則有兆有兆則有理動則變變則吉凶生焉飛換之說亦本乎日辰動爻之中變見所以取金木水火土定五屬父母子孫兄弟財鬼以日辰起六神龍雀勾蛇虎武係於六爻之間有飛有換灼然可見或飛動自吉而向凶或自凶而趨吉各以類斷者如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坤為地為母為布之類又如青龍主喜朱雀主訟玄武主盜之類蓋離宮白虎見主甲冑兵戈之事兌宮朱

雀見為公訟口舌之非坎宫玄武見為盜失之像故飛換之訣不外乎象不離乎理妙可通神不傳之圓機一事一理貫通更不疑諸家秘訣有此卦則知有此象知有此象則理數昭然吉凶悔吝由而推之萬無一失

六神論解

先定五形五形者金木水火土也

次論六神六神者龍雀勾虎蛇武也雖然有吉有凶尤看相生相克

虎伏南山爪牙退縮南山火鄉虎屬金遇之無氣不能為禍一云主外服

龍眠東海頭角嶸崢東海水鄉龍屬水遇之主財利大獲春夏尤甚秋冬平平

朱雀起炎而招禍朱雀屬火又入火鄉其禍愈大官災並見春夏尤甚

螣蛇抱木以興災螣蛇屬火入木受生主人口有災家宅不寧

失財因玄武之燒身玄武屬水入火為禍主損財

退產緣勾陳之倚樹勾陳屬土入木受傷主退產因田土之事

可畏者御刀之猛獸白虎入金則盛必致災禍主脚足痛刀斧血光跌蹼折傷之災

可喜者戲水之青龍青龍入水主喜進財添人產生婚姻六甲名利遂成之事

朱雀投江塞翁失馬朱雀入水受制則禍變為福大事成小先失後收又云陰人防患病

螣蛇入宅牧人夢魚 螣蛇入土穴不能爲毒仍主人家豐富

賊擾玄武足巡河 玄武入水則盛主賊盜陰謀失財小人女子受欺又主水厄不利

病怕勾陳之獻寶 勾陳入金主疾病遷延服藥未效又主口舌之事

卜商喪子皆因虎渡南河 白虎入水反主不利小口又主瘟疸時氣

莊子哭妻盖爲龍蟠麗水 青龍入金受克不利陰人及陰人婚姻六甲之事

朱雀啣金憂口舌 朱雀入金相克主口舌仍得薄才横物因才起事防官事

螣蛇赴火慮嬰兒 螣蛇入火主小口灾忌陽火之厄蛇犬血光之灾

莫逢探海之勾陳 勾陳入水相克主瘡瘍血光或塘水河決之事有氣主進産業

勾遇攀枝之玄武 玄武入水反生産婦災忌樹木之厄

見龍在田陶朱進喜 青龍入土主進才一切之事皆喜

老虎嘯岩馮婦添憂 白虎入土主人宅不利宅母有災

螣蛇破浪以施威 螣蛇入水則不静主孕婦不利忌水災春夏盛秋平

朱雀銜泥而作毒 朱雀入土及生主公門文書動春平夏凶秋冬平

勾陳吹火楊妃有害齒之憂 勾陳入火主婦人齒痛進留或争山田之事

玄武貪財郭巨有得金之喜 玄武入金主才在外旺又云女人口舌

渴龍燒尾父母驚惶 青龍入火主子孫災驚一云進六畜

臥虎入林門庭凶變虎入木主家宅生横禍喪服血光之災

訟怕勾陳之塞穴勾陳入土主官家文書主田園山林起爭訟事

病嫌玄武之登壇玄武入土主疾病遲滯忌盜賊侵損

螣蛇吞寶以非宜入金主女人病有卒暴及飲食中得災家宅目疾

朱雀穿林而尚可朱雀入木成得小利主不寧之事小可不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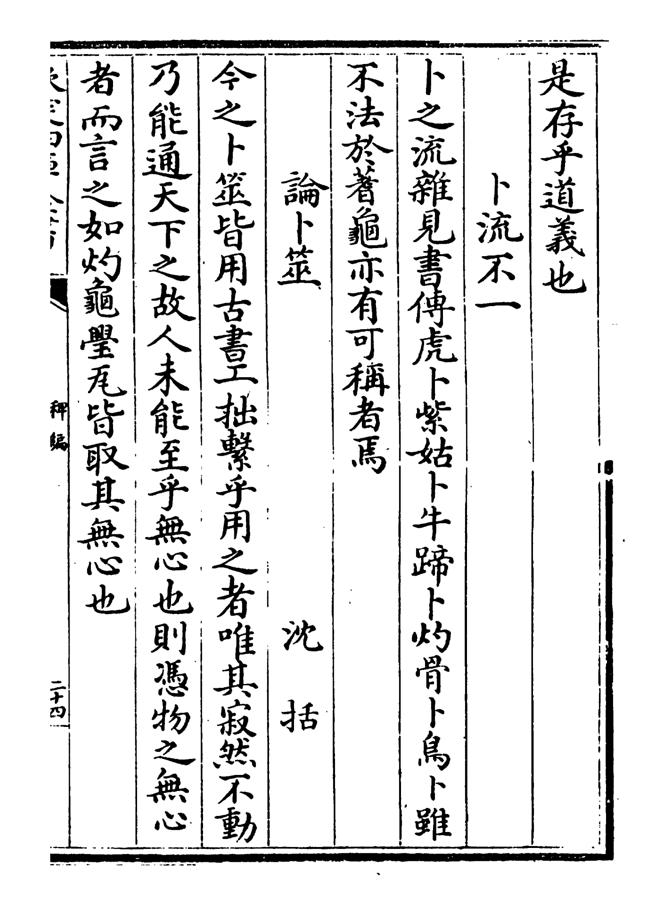
若論六神之凶吉須察事意之輕重要察休囚生旺之鄉更分金木水火土之位熟明此理禍福無差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朘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朘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枯不其妄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

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鼾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猋烱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怙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

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膻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



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雞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焉

論卜筮　沈括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璺瓦皆取其無心也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從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龜

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

建除　　洪邁

建除十二辰史漢歴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

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歷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

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

差轂　　　　　　　　草木子

差轂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尅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者也及唐百忌歴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民於斯為甚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盡

法也

秤編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六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十三 術數

月忌 周密

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宫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

一日八初八十七日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一初一初十十九日二初二十一二十日七初七十六日六初六十五日

古者卜日未嘗擇日　熊朋来

古者昏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説不至惑人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

為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推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二月巳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

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文元年十一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

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十月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于春秋乎

呂才卜宅雜論　杜佑

初貞觀中呂才為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

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下之
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
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葢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
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
卜擇吉凶其来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
五姓者謂宫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揔配之行事吉凶
依此為法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
求及其以柳姓為宫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

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别驗
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
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
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
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
姬姓子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
國准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
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

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又叙禄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覩禄命而知骨體此則禄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灾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惡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

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聞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灾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按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三刑當此生

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尩弱身合矮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禄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禄法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

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主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爵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孝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

尅驛馬依檢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留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於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宗享國多年

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邵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

曁于近代以来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説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通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

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

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𤣥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祿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茍德不逮而人無援以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

遷厝失所此則安塟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塟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塟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塟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筮一定更

不廻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之在人不由安塟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塟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塋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塟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塟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塟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

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以與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茍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茍從攴今乃謂之茍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為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茍以為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以此

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古人占夢　洪邁

隨筆曰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

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説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於此卜雖市井

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絶矣

論夢生於想附呂氏説　　劉義慶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為解析即愈樂嘆曰此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出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出歸之因因之説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

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子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僊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

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此也翁曰子訴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奇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

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移節并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使大破戎虜歸朝冊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瑞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闕　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為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進為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

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旁二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大槐宮記　　陳翰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卧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奉邀生隨二使

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尊命許令女瑶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修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交驩成禮情意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勅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列廣庭餞公至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好酒為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

日至爾(闕)吏僧道音樂来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於郊備儀羽葆鼓吹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墻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為念復令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護于庭二客濯足

于榻斜日未隠西垣餘尊尚湛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宫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生追想感歎遽遣填塞又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之

覺夢　　列禦寇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

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
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
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
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
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
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
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木根實
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寢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宫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

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

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
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
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
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
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
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
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
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將臣

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吴王占夢　　越絶書

越絶曰昔者吴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剬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名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宫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

鏵倚吾宫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宫牆見前園横索生樹
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
吉凶則言凶無諱寡人之心所從大宰嚭對曰善哉大
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鏵炊
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黒犬嘷以北嘷以南
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宫堂夾田夫也見流水
湯湯越吾牆宫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横索生樹
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宫女鼓樂

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所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

而起之曰何也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成篇即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云云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

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
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
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
冥見兩鑩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
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
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
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
為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

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觧冠幘肉袒而謝吴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殺聖後吴王果為越所敗且死曰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也

大乾夢　　羅大經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懐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

夢恐止此不欲行親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帶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神巫　列禦寇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忿而封

哉一以是終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歳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歳得饑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

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葢牽於心而不復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蠻巫咒生　洪邁後同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擣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瘇即消續煎

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嘴翅悉肖似康訴於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肉物能動騰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

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术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内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内平善巫偶因它事窘用又詣

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王弼黠巫之異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尉司奏差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隐於醫至正二年黠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怠其語

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窓外悲啸聲啟户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名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視曰豈予藥殺爾邪茍非予當白爾冤鬼白兒閲人多唯翁可託故来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豐州之黒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至

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兒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鬅其髮纏以綵線次穴胷割心少時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刼制使為奴稍怠舉針剌之蹙頞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御究九泉兒揞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相及言訖哭愈悲𡖖與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聮

署其名潛白之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書長針短針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集衎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子囊間觧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歷二年春二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之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

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鄜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弻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縣為成案上太府萬里疾死於獄尚賢竟以賂免初弻訴縣歸親賓持壺觴

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訶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巳伸翁寧不憫我二人耶弼叱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巳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寳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鄜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卧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衙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户上耳曰吾欲㸑象錢賜爾何如

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有二僧見粥一華衣一敝衣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萌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敝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粥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粥連以酒酎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粥諸子相詭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

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即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為序其事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為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删去之猶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宫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来来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

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絶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師鬼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黠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為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柰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稗編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六十六

諸家二十四相

明 唐順之 撰

相術

宋類苑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貲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

與富文忠公論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也

非相篇　　荀況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顔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

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顏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覇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

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偃仰而不俯故以為稱瞻焉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也）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眉同）禹跳湯偏堯舜參牟（眸同）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

相論　　曹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衛臣有公孫呂者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

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

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閒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閒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

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說形貌　　韓　愈

談生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来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面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

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覲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怯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

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令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

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茍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

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令之人不以是術相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黜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

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夸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作衔官予戲之曰昔相工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殱柳宜城或言兒相夭且

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計後竟爲貞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

心相　吳處厚

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謗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論形　人相篇後同

人禀陰陽之氣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之資為萬物之靈者也故頭象天足象地眼象日月聲音象雷霆血脉象江河骨節象金石鼻額象山嶽毫髪象草木天欲高遠地欲方厚日月欲光明雷霆欲震響江河欲潤金石欲堅山嶽欲峻草木欲秀此皆大概也然郭林宗有觀人八法是也

論神

夫形以養血血以養氣氣以養神故形全則血全血全

則氣全氣全則神全是知形能養神托氣而安也氣不安則神暴而不安能安其神其惟君子乎寤則神遊於眼寐則神處於心是神出處於形而為形之表猶日月之光外照萬物而其神固在日月之內也眼明則神清眼昏則神濁清則貴濁則賤清則寤多而寐少濁則寤少而寐多能推其寤寐者可以知其貴賤也夫夢之境界蓋神遊於心而其所遊之遠亦不出五臟六腑之內與夫耳目視聽之閒也其所遊之界與所見之事或相

感而成或遇事而至亦吾身之所有也夢中所見之事乃吾身中非出吾身之外也白眼禪師説夢有五境一曰靈境二曰寳境三曰過去境四曰見在境五曰未來境神憷則夢生神静則境滅夫望其形或洒然而清或朗然而明或凝然而重然神發於内而見於表也神清而和潤明徹者富貴之相也昏而柔弱濁結者短薄之相也塞而静者其神安虚而急者其神憷　詩曰神居形内不可見氣以養神為命根氣壯血和則安固血枯

氣散神光奔英標清秀心神爽氣血和調神不昏神之清濁為形表能定貴賤最堪論

論聲

夫人之有聲如鐘鼓之響器大則聲宏器小則聲短神清則氣和氣和則聲潤深而圓暢也神濁則氣促氣促則聲焦急而輕嘶也故貴人之聲多出於丹田之中與心氣相通混然而外達丹田者聲之根也舌端者聲之表也夫根深則表重根淺則表輕是知聲發於根而見

於表也若夫清而圓堅而亮緩而烈急而和長而有力勇而有節大如洪鐘騰韻鼉鼓振音小如玉水飛鳴雅琴奏曲見其色則粹然而後動與其言久而後應皆貴人之相也小人之言皆發舌端之上促急而不達何則急而嘶緩而澁深而滯淺而燥大大則散散則破或輕重不均噍亮無節或崖柴而暴繁亂而浮或如破鐘之響敗鼓之鳴又如寒鴉哺雛鵝鴈哽咽或如病猿求侶孤鴈失羣細如蚯蚓發吟狂如青鼃夜喋如犬之吠如

羊之鳴皆賤薄之相也男有女聲單貧賤女有男聲亦妨害然身大而聲小者㐫或乾濕不齊謂之羅網聲大小不均謂之雌雄聲或先遲而後急或先急而後遲或聲未止而氣先絶或心未舉而色先變皆賤之相也夫神定於內氣和於外然後可以接物言有先後之序而色亦不變也苟神不安而氣不和則其聲失先後之序辭色撓矣夫人禀五行之形則氣聲亦先五行之象也故土聲深厚木聲高唱火聲焦烈水聲圓急金聲和潤

又曰聲輕者斷事無能聲破者作事無成聲濁者謀運不發聲低者魯鈍無文清泠如澗中流水者極貴發聲溜亮自覺如甕中之響者主五福全備　詩曰木聲高唱火聲焦和潤金聲最富饒吐語却如深甕裏水聲圓急韻飄飄　貴人音韻出丹田氣實喉寛響又堅貧賤不離唇舌上一生奔走不堪言　聲大無形托氣而發賤者浮濁貴者清越大柔則怯大剛則折隔山相鬬圓長不缺斯乃貴人遠見風節

論氣

夫石藴玉而山輝沙懷金而川媚此至精之寶見乎色而發乎氣也夫形者質也氣所以充乎質質因氣而宏神完則氣寛神安則氣靜得失不足以暴其氣喜怒不足以驚其神則於德為有容於量為有度乃重厚有福之人也形猶材有杞梓楩楠荆棘之異神猶工所以治材用其器聲猶器聽其聲然後知其器之美惡氣猶馬馳之以道善惡之境君子則善養其材善御其德又善

治其器善御其馬小人反是其氣寬可以容物和可以接物剛可以制物清可以表物正可以理物不寬則隘不和則戾不剛則懦不清則濁不正則偏視其氣之淺深察其色之躁静則君子小人辨矣氣長而舒和而不暴為福壽之人急促不均暴然見乎色者為小賤之人醫經以一呼一吸為一息凡人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今觀人之呼吸疾徐不同或急者十息緩者尚未七八而老肥者太疾幼瘦者差遲故恐古人之言猶未

盡理夫呼吸發乎顏表而爲吉𠒋之兆其散如毛髮其聚如黍米望之有形按之無迹苟不精意以觀之則禍福無憑也氣出入無聲耳不自察或卧而不喘者爲之龜息氣象也呼吸氣盈而身動近死之兆也孟子不顧萬鍾之禄能養氣者也急可欲之利悻悻然戾其色而暴氣者亦何論哉　詩曰氣乃形之本察之見賢愚小人多急躁君子則寬舒暴戾灾相及深沉福有餘誰知公輔量虛受若重湖

相骨

骨節象金石欲峻不欲横欲圓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肉不輔骨而骨露乃多禍難之人也肥者不欲露肉沉滯之人也不欲滿或滿而盈者乃是死人之相也骨與肉相稱氣與血相應骨寒而縮者不貧則夭謂背攢而體偏骨寒而肩縮大凡物有不全貧則壽富則夭故曰不貧則夭日角之左月角之右有骨直起為金城骨位至公卿印堂有骨上至天庭名天柱骨從天庭貫頂名伏犀骨並位至三公惟有其骨亦須其色相稱方成其器苟諸位不稱雖富貴不堅面上有骨卓起名為顴骨主

權勢顴骨相連入耳名玉梁骨主壽考自臂至肘為龍骨象君欲長而大自肘至腕名虎骨象臣欲短而細欲峻而舒圓而堅直而應節緊而不粗皆堅實之相顴骨入鬢名驛馬骨左目上曰日角骨右目上曰月角骨骨齊耳為將軍骨(骨+堯)目圓為龍角骨兩溝外曰巨鰲骨額中正兩邊為龍角骨又曰骨不聳兮且不露又要圓清兼秀氣骨為陽兮肉為陰陰不多兮陽不附若得陰陽骨肉停少年不貴終身富骨聳者夭骨露者無立骨軟

弱者壽而不樂骨橫者凶骨輕者貧賤骨俗者愚濁骨寒者窮薄骨圓者有福骨孤者無親又云木骨瘦而青黑色兩頭粗大主多窮厄水骨兩頭尖富貴不可言火骨兩頭粗無德賤于奴土骨大而皮粗厚子多而又富肉骨堅硬壽而不樂或有旋生頭角骨者則享晚年福祿或旋生顚額者則晚年至富也 詩曰貴人骨節細圓長骨上無觔肉又香君骨與臣相應輔不愁無位食天倉 骨粗豈得豐衣食祿位應無且莫求龍虎不湏

相尅陷筋躔骨上賤堪憂

相肉

肉所以生血而藏骨其象猶土生萬物而成萬物者也豈不欲有餘瘦不欲不足有餘則陰勝於陽不足則陽勝於陰陰陽相勝謂一偏之相肉為陰骨為陽陰有餘則生血陽有餘則生氣肉以堅而實直而聳肉不欲在骨之內為陰不足骨不欲生肉之外為陽有餘也故曰人肥則氣短馬肥則氣喘是以肉不欲多骨不欲少也暴肥氣喘速死之兆肉

不欲横横則性剛而傾肉不欲緩緩則性柔而有滯肥不欲亂紋露紋滿者近死之兆肉欲香而緩色欲白而潤皮欲細而滑皆美質也色昏而枯皮黑而臭麤多加塊非令相也若夫神不稱枝幹筋不束骨肉不居體皮不包肉速死之應也　詩曰貴人肉細滑如苔紅白光凝富貴來輭若如綿兼又煖一生終是少凶災　肉緊皮粗最不堪急如繃鼓命難長黑多紅少須多滯遍體生毛性急剛欲識貴人公輔相芝蘭不帶自然香

論形有餘

形之有餘者頭頂圓厚腹背豐隆額濶四方紅唇齒白耳圓成輪鼻直如膽眼分黑白眉秀踈長肩膊齊厚胷前平廣腹圓垂下行坐端正五嶽朝起三停相稱肉膩骨細手長足方望之巍巍然而来視之怡怡然而生此皆謂形有餘也形有餘者令人長壽無病富貴豐榮矣

論神有餘

神之有餘者眼光清瑩顧盼不斜眉秀而長精神聳動

容色澄澈舉止汪洋儼然遠視若秋日之照霜天巍然近矚似和風之動春花臨事嚴毅如猛獸之步深山處衆迢遥似丹鳳而翔雲路其坐也如界石不動其卧也如棲鵶不搖其行也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也昂昂然如孤峯之聳言不妄發性不妄躁喜怒不動其心榮辱不易其操萬態紛錯於前而心常一則可謂神有餘也神有餘者皆為上貴之人凶灾難入其身天禄永其終矣

論形不足

形不足者頭尖背薄肩膊狹斜腰肋踈細肘節短促掌薄指踈唇蹇頷𨂾鼻仰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顴高一顴低一手有紋一手無紋睡中眼開言作女聲齒黃而露口臭而尖禿頂無絲髮眼深不見睛行步欹側顏色痿怯頭小而身大上短而下長此之謂形不足也形不足者多疾而短命福薄而賤貧矣

論神不足

神不足者不醉似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如憂慼不睡似睡纔睡便覺不哭似哭忽如驚悸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驚似驚不癡似癡不畏似畏容止昏濁似染顛癎神色悽愴如有所失怳惚張惶常如恐怖言語瑟縮似羞隱藏體見低摧如遭凌辱色初鮮而後暗語初快而後訥此皆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招牢獄枉厄官亦主失位矣

袁柳庄雜論三篇

貴人之相有三曰聲曰神曰氣盖聲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驗此三者形骨次之是以古者方伎之妙有聞人之謦咳而知其必貴者得之于神也有察人之喜怒操守而知其必貴者得之於氣也聲欲響潤而長神欲精粹而藏氣欲舒緩而靜反此者弗貴也若有聲而神氣不應則其貴遲有神而氣怯聲破則其貴不遠有氣而神濁聲慢未可以言貴也此三者幽而難明玄而難測

惟意所解言莫能宣也部位形骨書于中篇

形成而不可變體具而不可缺大凡形體惟在完滿隆厚清潤崇重平正華秀者不貴則富也若夫怪而粗古而露清而寒秀而薄者皆非美相古人論部位法以額準地閣左右顴為五岳以眼耳口鼻為四瀆以上下左右分為九州十二辰由此觀之則一形之微其所該也烏可淺淺而論之哉故上自天子下迨庶人其五臟六腑九竅之形皆同然其所為缺形則異也若辨析之須

於三停五行中求其要妙次求氣色左顧右盼尋根揣本則貴賤貧富吉凶壽夭灼然可見萬無一差氣色動靜著於下篇

體骨相之根本也氣色相之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根本枯則枝葉謝夫論相所以先究形骨而後觀其氣色此皆氣色也夫氣舒則色暢氣恬則色靜氣通則光澤華美見於色此皆氣色之善也氣偏則色焦氣滯則色枯氣蔽則憔悴黯黑見於色此皆氣色之凶也若夫

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淡然不與世俱此又聖人之相不可以氣色論也

總論

成和子答陳希夷問曰形貌清古舉動恭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常有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来形貌古怪舉止隂毒言涉邪淫常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来形貌瀟洒舉動風雅性惠氣和常存修煉之志此自神仙中来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明心靈能涉造化常有虹霓

之志此自星辰中来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
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来未嘗有毫髮而
差殊矣竊以世人以五行而取形或以飛走而取形未
知孰是可得聞乎曰人稟五行之生順天地之和食天
地之祿未嘗不由乎五行之所取須辨五行之形須識
五行之性若以飛走取形須議得理如易取象天地風
雷水火山澤八物以象八卦其取類也而有鸞鳳龍虎
獅象牛馬蛇雀鵝鴨雞猪猿猴鼠狗之類各有相似龍

相嚴峻而長眼圓睛露五岳高起鳳相身細眼長清秀額高虎形頭大頦濶鼻豐口方行步重緩龜形頭尖眼圓背伏身大犀形天庭骨聳印堂廣濶鼻仰行步面仰急速鶴形項長胸短長身細瘦象形眼小鼻大身肥步重猿形面小眼圓耳尖手長牛則行而緩馬則驟而急其大畧如此人有五行之說人之有生不離乎金木水火土之相而合其性金形主方得其五方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規模坐久而重也木形主長得其五長氣

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溫柔步久而清也水形主圓得其五圓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寬容行久而輕也火形主明得其五露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敦厚臥久而安也得此五行無破者主為大富大貴之人嗟夫氣有陰陽之殊神有寒暑之政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神者夜則藏伏于心日則見之於眼目猶不可昏濁矣然而寂然不動視之有威謂之古澄然瑩徹視而可愛謂之秀朗然沉靜視若無神謂之藏煥然光彩視而爍

目謂之媚人得此相未有不為公卿未有不為貴人也嗚呼似醉不醉似困不困謂之失精失靈必為貧夭且如人有一分神一分衣祿十分神十分衣祿無神者何足相也又有薄相之說酒薄易酸人薄易亡大凡作事輕躁言語虛誕強為不實舉止輕狂難事言易人語先截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不睦九族親者反疎疎者反親如此真小人也且夫貴人之相立如松坐如弓食如虎卧如龍立欲挺直而能久身不動揺轉立轉直者貴人

也凡坐如山之穩寂然不動心廣體胖如坐山之虎經曰坐如磐石起似浮雲凡食為性命之本以資血肉舉筋欲徐而有序嚼物欲寬而有容凡食中不言語不喜怒者入相毀而不響吞而不鳴食如狼虎者貴人也卧者休息之期卧欲安静如龍蟠如狗睡如龜息者善相少睡易醒貴人也睡中自言語口不合出氣如馬噴槽者多睡叫喚不醒卧沉氣粗如吼身仰如尸及伏卧者皆下賤之相經曰少睡者貴多睡者糜故睡多則神困

也如一𧭋就覺一醒就精皆為聰俊之人也又有言談之說貴人之言不妄發發必有中矣言不妄陳陳必有序矣所以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真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躁進者言妄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

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五露

五露謂眼突鼻仰唇掀耳反喉結五者是也訣曰一露二露有衫無袴露不至五病夭窮苦五露俱全福慶緜緜

五短

五短謂頭面身手足五相俱短也訣曰五短之人形要小更須骨細印堂豐笏門五岳相朝拱食祿封侯有始

終

五長

五長謂頭面身手足五相俱長也訣曰五長之人骨貌麁只緣筋骨出皮膚又嫌枯槁無滋潤衣食看来不似初

六極

六極謂頭小額小目小鼻小耳小口小是也頭小為一極夫妻不得力額小為二極父母少恩恤目小為三極

生平少知識鼻小為四極農作無休息口小為五極身無剩衣食耳小為六極壽命促朝夕有一於此皆非富貴之相

六反

六反謂頭面耳鼻口腹六者反常而不得其宜也訣曰頭雖大額無角目雖大神閃爍鼻雖大梁柱弱口雖大語略綽耳雖大無輪廓腹雖大近上著蓋頭大則要有角目大則光正不流耳大則輪廓分明鼻大則梁柱要

高口大則聲要清壯腹大則勢要下垂其或反此則必是貧賤之相

氣色論

一行禪師曰氣色凡有七青黃赤白黑紅紫是也凡在於雞鳴之後平旦之前當血氣未亂飲食未進神色未雜人事未接正身端坐不可洗面漱口凡見於面部者自然之氣也以燭照之自上至下見於面部察其氣色定其吉凶夫氣色朝出于面部暮歸于肺臟狀有大小

或如碎米或如長釘或方如印或圓如珠或如浮雲之狀或如飛鳥之形青色主憂驚黄色主吉慶黄屬土四季各旺十八日又為胎養之氣故為吉慶之福德也赤色主血光口舌白色主折傷孝服黑色主牢獄死亡之事青色初起如井邉青苔盛如銅青之暈去如美草之色黄色初起如蠶吐絲盛如蠶繭之絲来如黄馬牛之色去如桃花瓣赤色初起如火来盛如研開硃砂去如蓮花葉累累白色初起如脂膏抹又如塗粉去如垢泥

也黑色初起散如馬尾來如濕灰色去如塵污也四季以旺相休囚定人之休咎如春三月青旺赤相黑休白囚黄死之類

隆準龍顔　史記

漢髙祖隆凖而龍顔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鳳姿日表　唐書

唐太宗生四歲有相者謁髙祖曰公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

龍瞳鳳頸　　唐書

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相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男當作天子

虎頭燕頷　　後漢書

班超詣相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龍額上五柱入頂　　隋書

隋文帝楊堅龍頟上有五柱入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来弘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後果然

髮際四道已成　　晉書

石勒賣為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天子忽然不見勒後僣位

鴟目虎吻　　漢書

王莽為侈口蹷頣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反膺髙視瞰臨左右有方技待詔黄門者或問以莽形貌

待詔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骨類多遜　　魏泰

寇萊公十九及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骨體類盧多遜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早退庶免深禍

眼似王敦　　邵伯温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

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寢熟可相　　百家詩篇

蘇子美謫居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覩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但云來得也昌吳人語甚為昌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

奴有侯相　　史記

衛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擊匈奴封關内侯

當刑而王　史記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裴晉公隂德　王保定

裴晉公質狀耿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避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

以賂津要致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

柳渾篤學　唐書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耳白於面　蘇軾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

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大貴人　　百家詩篇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早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此公視日不瞬乃大貴人也

伏犀貫玉枕右輔澤而動　唐書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全起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間後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

貫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名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蘭臺學堂全　唐書

袁天綱相杜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後淹以侍御史為學士

速登者易顛　唐書

高智周郝處俊来濟孫處約客石仲覽家仲覽使相工

視之工語曰高之貴君不及見耒早顯而末蹟赫顯而壽吾鬭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後濟等皆顯

語遲者神定　唐書

楊士琰生數歲未言相者視之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

李固足履龜文　後漢書

李固頂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面長而身短　五代史

五代桑維翰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面偏而喉骨高　司馬光

初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言面自正

手摩重瞳　傳燈錄

廬山智常禪師以目有重瞳遂得藥手按摩目眥俱赤號赤眼歸宗和尚

指有豎理

晉書

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洒壁上乃為公字後果如所云

河目龍顙

袁天綱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顙是帝皇之貌史記孔子立東門人曰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

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六寸纍纍若喪家之狗鈎命決曰仲尼海口言養食海澤也

河目海口　宋史

洛人陳去非河目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貴人也徽廟時為參政

聖賢異貌　淮南子

尧眉八彩舜目二瞳子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皐陶馬喙三漏有三穴也

手相甚貴

魏泰

王克正仕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唯一女十餘歲跪爐於像前會陳摶入吊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後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一日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令淑卿可作配晉公辭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為

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蔡澤懐印　　史記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兊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躍馬疾驅懐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劉備自顧見耳　　三國志

劉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自顧見其耳

錢若水無仙骨　　釋文瑩

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陳戒曰過半月来至期陳邀入山齋中一老僧擁衲附火于爐若水揖之其僧開目而視若水頗嫌之黙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若水起陳戒曰三兩日却来若水如期往

陳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粹謂可學神仙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無仙骨位可作貴公卿耳問僧何人陳曰麻衣道者也後若水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公後復以傳楊大年故世稱二人有知人之明

食胡漢祿　　釋文瑩

真宗為開封尹呼一衕者且瞽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勲輩揣聽聲骨或中或否至王繼忠瞽者駭曰此人可訝

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繼忠復爲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其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吴王改姓邪律終於虜

鬼貌藍色　　唐書

唐盧杞體甚陋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

桓温似劉琨　　晉書

初桓温自以雄姿似宣帝劉琨之流北伐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潸然而泣温問故答曰

公甚似劉司空温笑出外整理衣冠入呼閽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蝟毛磔　晉書

劉惔稱桓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周亞夫餓死法　漢書

周亞夫為河内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貴重矣後九年而飢死亞夫笑曰貴如負言又

何飢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飢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鑿玉枕骨　　　異記

唐杭州獄吏凌華遇相者曰能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以取賄元和初病一夕死見黃衣使宣牒云華昔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謫官圜扉俟其循省大乖乃心王枕巋然委於庸賤付司追鑿玉枕骨送上俄有執刀斧琢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骨亡後十五年暴

卒

眪刀　晉書

歴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眪刀目中赤脉自外入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

日角龍廷　唐書

唐儉説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名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貴不可言　五代史後同

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内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名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台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台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

名

骨法非常

文穆王元瓘淮將李濤寇錦衣軍命王討之自是日者視王曰此人手爻百人當大貴有僧自新常衣紙依住廣德山院閩元瓘至舉衆皆遁而自新巍然晏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師還遂載而歸後王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徽僧無他術但覩王骨法非常故幸

得識矣

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野因遊錢塘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名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九國志

神人狀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緑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

額文似王　唐書

桓良器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淮南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識清貌古　唐書

韓思復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

人遊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面如虎　唐書

袁天綱謂常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

眞將軍　左傳後同

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雖賤必貴

豐下有後

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

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龍犀入額角　晉書後同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髪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

孺子有好相

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出莫知所在

奇龎福艾　　唐書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龎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面部三無　　金華子

李寛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

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他州乘舟歸舟破沉骨

虎狀豺聲　左傳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必殺之否則必滅若敖氏矣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之

亞夫下獄相　陸游

南唐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

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于紀事乃賜死

攬鏡知形　白居易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所殺

肉不稱骨　唐書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相術之難　　戴埴

戴埴鼠璞曰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問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表張天下奇術也表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

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裴中立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寳帶謂近種隂德位極人臣遯齋閒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得甲科後因渡蟻謂丰神頓異如曽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㨗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張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欽若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踽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

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名之冀公單徵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稽顙稱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

學士龔公巳真拜

稗編卷六十六